

◎心香

树叶对根的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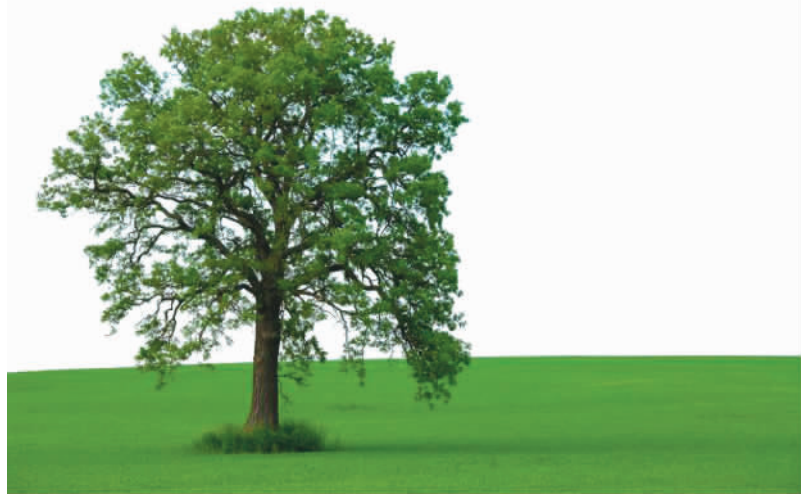
□陈九(美国)

原因是我本人与王贵德叔叔当年的一段往来，他在我人生道路上曾发生重要影响，如果我是树叶，他像树根一样牵系着我的心。

从父辈处得知，王叔叔是福建人，十几岁加入红军，参加过赣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和残酷的湘江战役，并历经长征。那是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湘江战役，是红军伤亡减员最大的一场战役，还有长征。凡经过这些生死考验的红军指战员都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不仅在当年的战斗中显示出来，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建设过程中一再得到证明，他们当之无愧是中国的脊梁。

我的父亲陈荣在抗战时期与王叔叔在冀南根据地结识，开始他们的生死之交。当时敌后根据地的基本状况是，延安过来的红军在人数和装备上比较有限，队伍构成主要来自当地党组织建立的地方武装。比如八路军129师386旅，除主要领导和骨干外，人员大多来自拥有7000多条枪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我父亲是二路军负责人之一，王叔叔是延安来的红军，他们是在386旅的组建中相遇的，王叔叔时任386旅771团政委。不久之后，386旅转入太行山根据地。父亲则留在敌后，参加冀南军区一分区的组建，并参加“百团大战”，带领敌后军民进行艰苦斗争，巩固发展敌后根据地。

“百团大战”后，受创日军把八路军作为主要敌方，开始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持续的疯狂扫荡，使用兵力之多、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1943年5月26日，日伪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冀南根据地进行了围剿，将冀南军区一分区机关包围在魏县一个村子里。当时十几名领导干部和百余战士及上千百姓献出宝贵生命。作为一分区副政委的父亲，在身负枪伤的情况下，与王叔叔带领部队拼死突围杀出一条血路，保护了部队的有生力量。“5·26”突围后，父亲与王叔叔继续并肩作战，重



建一分区，带领广大军民继承先烈遗志，将抗战大业推向前进。关于这段艰难的历史及人员构成，位于山西武乡县的八路军军史馆有较详尽的记载。

抗战后父亲由部队转入地方，出任邯郸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王叔叔则继续留在部队，出任华北野战军第13纵队38旅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王叔叔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后出任铁道兵副政委。当时父亲也想过重返部队任职。中央考虑到他曾是石家庄法文学校的学生，参加过石家庄“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领导工作，又有城市管理经验，希望他还是留在地方。选择之一是到天津任天津市失业救济委员会主任兼劳动局局长。那时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是父亲在冀南时期的老领导，于是便选择去了天津。

不久后黄敬调回中央，我父亲的政治生涯则开始遭遇重大挫折。他被一贬再贬，一度贬至郊区的农场当厂长。“文革”时又被关押，完全失去自由。

我与王叔叔的往来正发生在我家最艰难的这段时期。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甚至伸出援手，王叔叔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让我受伤的少年心灵尝到人间温暖。

1970年我15岁时，我整天不着家的生活方式，给我继母带来很大压力，她向父亲提议让我去当兵。

父亲给他过去的老战友们写信，没有答复。父亲便想到了王叔叔，那封信是写给王叔叔和孟文阿姨两人的，孟文阿姨是王叔叔的夫人，也是河北老乡。信里没提当兵的事，只说我把孩子送到你那里，详情由他转告。我记得父亲也没有确切地址，他在牛皮纸信封上这样写道：北京，铁道兵司令部，王贵德副政委收。

没想到的是，信发出后像回声一样，不到一周就收到王叔叔的复信。他的信同样简单，让孩子尽快来京，到我这里。署名也是两人：王贵德和孟文。那是1970年12月中旬，我拿着信读了又读，生怕落下一字。于是我的心开始暖起来，体尝到久违的被关爱的感觉，甚至看到生活的未来。

父亲原准备让我自己坐火车进京去找王叔叔孟阿姨，就在起行之际，他不知打哪儿借到一部华沙牌轿车，说还是不放心，要亲自把我送到北京王叔叔家。

我记得孟文阿姨亲自到大门口接我们进去，她的口音跟我父亲的很接近。而王叔叔在家门口等我们，他身着带领章的棉军装，没戴帽子。他说话声音不高，话也不多，始终微笑着。当天晚上我们在王叔叔家吃晚饭，大家围着桌子边吃边聊。聊着聊着我父亲突然意识到什么，连忙起身将我推到王叔叔孟阿姨面前说，这个孩子就留在你这儿了，我得赶紧回去，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父亲出门时我仍坐在沙发上没动，当时并未明确意识到那一刻我正向过去和家庭告别，开始面对真实的社会和坚硬的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承担责任，建立尊严。我听到华沙牌轿车在启动，突然朝外跑去，车已经开走了。王叔叔微笑着对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你就在这儿，不要怕。

第二天我才发现，王叔叔和孟文阿姨已把入伍登记表准备好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只是孟文阿姨的态度有些迟疑。我坐着吧，因为人小陷进沙发里，她就说，这孩子才这点儿大。我站着吧，她又说，这孩子才桌子高。她甚至问我，胖子，到了部队你跑不跑回来？我说肯定不跑回来。终于填表了，孟文阿姨又问我大名叫啥，不能填胖子吧？胖子的小名是父亲起的，正式学名是我妈起的。她那时喜欢看外国电影。当年法国影星劳拉菲利浦主演的《郁金香方方》正在热映中，我妈便给我起了“陈方方”的大号，没想到孟文阿姨死活不答应用方方的名字填表。她说这名咋当兵，像个女孩儿，这名不够劲儿。我心里着急便说，阿姨您给起个名吧。孟文阿姨是个爽快人，她说，志愿当兵嘛，就叫陈志军吧？好啊，我就叫陈志军！

从那一刻起我以陈志军的名义步入人生。

没想到天随人愿，当天傍晚就有送兵的车。我记得是兵部军务处处长来电话，说一会有车去房山铁四师新兵营，首长的孩子要不要一起去？王叔叔的表情有些意外，手举电话望着我。我神情焦急，急不可待。于是他说那好吧。没多一会儿，一辆苏制嘎斯吉普车停在门前。我已穿好大衣，提着小包等待着。王叔叔和孟文阿姨送我出来，我见到了王处长，一位平静和蔼的中年军人。他把一个档案袋交到我手上说，不要打开，到了把它交给人家就行。我看到档案袋上竖排写着“陈志军”三个字，非常工整，虽然这只是个空袋子，像我刚刚启动的青春一片空白，但我依然感到它的份量，无形而庄重。我上车时孟阿姨特意嘱咐，胖子，到了给你王叔叔写信啊，也给你爸写信啊。我爬上车，手里的档案袋紧紧攥着。车渐渐开出兵部大门，向满日落日余晖冲了过去。晚霞正在降临，星光已经闪耀，那个美丽黄昏我终身难忘。

后来我与王贵德叔叔和孟文阿姨一直通信，至今我还保留着王叔叔当年写到新兵营的信，鼓励我要吃得艰苦，坚持就是胜利。五年部队生涯我始终在基层连队，打过山洞，排过哑炮，喂过猪，也种过菜，还参加了著名的1975年8月河南水灾京广线大抢险，历经许多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从没掉链子。曾经的顽皮少年成为一名杠杠的铁道兵战士，离不开王叔叔对我的鼓励和信任，这种鼓励和信任始终伴随着我。虽然我后来浪迹天涯落户纽约，与王叔叔失去了联系，当年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成长经历，已凝结成无形的精神元素，像种子埋进我的躯体，在岁月的流动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未远去。王叔叔的仙逝，让我深感自己是一片树叶，重温对根的怀念，在回忆往事的同时体尝初心，品味坎坷丰富的生命历程，深感青春的魔力。有什么样的青春就有什么样的成长，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份量。

王贵德叔叔，我深深怀念您。

韩国姑姑

□卢文丽

美丽的金秋，赴韩国参加了由韩国体育观光局主办的韩中日诗人节。

从首尔行程三小时，抵江原道平昌，2018年2月，第23届冬季奥运会将在此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祝愿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祈祷东亚和平与诗歌的未来。开幕式上，三国诗人代表做了主题演讲。主办方不仅编译出版了两大部诗集和论文集，还把诗人们的诗译成韩文，烧制在精美瓷盘上，给诗人们带回国。

诗人节组委会中方代表团联络人朴宰雨先生，是著名汉学家，他担任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7年前，我随铁凝主席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日中韩三国文学论坛，跟朴教授在日本北九州相识。一路上，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雨在飘”。

欢迎宴会和诗歌朗诵会，“雨在飘”过来，对我说，等下3个国家要有代表上台祝酒，“你代表中国上去说几句。”

我最怕当众发言，心里直打鼓。轮到我了，我硬着头皮，端着酒杯，走上台说：“文学没有国界，诗歌没有国界。今天我们三国诗人欢聚一堂，尽管语言不通，但追求和平、美好的心愿是相通的。祝愿三国诗人的友谊和诗情，就像杯中的酒一样绵长、醇厚，干杯！”

说完，才发现忘了给翻译小姐留出足够时间，也顾不上。返回座位，发现坐在同桌对面那位面容慈善的韩国老太太，正微笑着对我颌首致意，她系着蓝底花丝巾，戴一条珍珠项链，黑色连身裙外罩白色木耳边羊毛衣，显得优雅而端庄，胸牌上的名字是：卢香林。

哎呀，你们两个是自家呢。首尔大学研究生朴春香小姐热情地当了我们的介绍人。香林女士指着胸前的名牌问，为什么她的卢跟我的不一样。春香解释，她的是繁体字，我的是简体字。春香说，卢香林女士是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代表诗人，她的诗歌获过大韩民国文学奖，在韩国总统金泳山、朴槿惠就职仪式上，由卢香林女士诗歌谱写而成的歌曲《日出之国的早晨》，曾由女高音金学南、男高音高成宪演唱。

卢香林女士告诉我，她原籍全罗南道海南郡，她的父亲曾告诉她，他



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她说她这个卢姓也是全罗南道光州的一个姓，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同宗。

他乡遇宗亲，分外高兴。我对香林女士说，没错，韩国卢氏与中国卢氏，系出一脉，同气连枝。相传卢姓祖籍山东长清，卢氏远祖为姜子牙。2000年，韩国前总统卢泰愚曾到中国寻根问祖。自我介绍老家浙江东阳，那儿卢姓也是一个大姓，东阳卢宅很有名。2003年11月，应韩国卢氏宗亲会邀请，东阳雅溪卢氏访韩，在青瓦台受到时任总统卢武铉和前任总统卢泰愚的接见。卢武铉胞姐卢英玉也曾偕女儿、女婿和外孙，到东阳寻根。这些照片如今都挂在卢宅肃雍堂。

舒婷朗诵《神女峰》后，是一位日本诗人朗诵。我朗诵了《现在让我们谈谈爱情》之后，卢香林女士上台朗诵了《茶马古道》：“口渴难耐才能接近的路/实在难以行走/却以坚忍走过/这是通往天上的路/思考着，随着铅笔的/模糊的笔尖走/背后，已然遥远的茶马古道/为了换取一把盐/沿着笔尖/走向隐约的国度/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那久远的一端”。

全诗感情节制，意象简洁、鲜明，正如韩国诗人协会会长、评论家崔东镐先生所言，卢香林女士的诗比其他任何诗都具有现代性。

香林女士告诉我，8年前曾去过中国张家界，感觉那里非常雄伟、美丽。她说自己尽管写了《茶马古道》其实并没去过，因为没去过，想象中或许更美。她兴奋地告诉她还写过一首《天山山脉》：“至今未去的美丽远方/在苍鹭结冰的嘴上/最大最圆的太阳/被嵌住的地方。”

次日，三国诗人被分为4个组参加当地的诗歌朗诵活动，我和其他被分在平昌组的诗人，原地不动。用完午饭，其他组的诗人像出笼的小鸟纷纷飞向大自然，我坐在朗诵会大厅，看到朋友圈中诗人们从东草、江陵和旌善等地，发来的蓝天、鲜花、各种POSE，内心惟有羡慕嫉妒。

“卢……卢……”我听到有人低声呼唤并轻轻扯我衣裳，扭头一看，正是昨晚认识的自家卢香林女士，原来她又跟我一个组，她换了一身装束，围中也换了一条素净的炭灰色纱巾。朗诵会后，在翻译段晓虹小姐帮助下，我跟香林女士又聊了会儿。卢香林女士出生于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英文系，1970年在《月刊文学》上发表《冬日果园》与《火》而登上文坛，主要作品有《雪不来的国度》《不思念的人看不到押海岛》《有他在的理由》等。我把我的《西湖印象诗100》《亲爱的火焰》这两本诗集题好字，给香林女士留作纪念，我

题了“诗歌无疆”。香林女士在我的簿子上写了如下寄语：

“诗是万国通用之语/是一个共同体/我们俩人/是诗的国度的成员/我们要彼此同行/同寻我们的根。”

写完，她打趣说自己的汉语名字写得不够好看。我们用各自的手机又拍了合影。晓虹说，你们两个长得也像！我说是的，我们五百年前就是一家，按辈分我称香林女士为姑姑，香林女士笑吟吟地连连点头称是。

分组讨论会上，我发言完，走到门口，发现我的韩国姑姑正坐在大厅，我看到她时，她也看到了我，我们几乎同时走向了对方。她拉着我的手，问我何时回，我说明天。她说明天她也回首尔，她有一个儿子，在首尔工作。翻译不在场，我们只能用简单的英语交谈。她又问了我首尔的酒店，从她的眼神里我能读到一种亲人般的依恋。我说，欢迎您常来中国寻找诗意，如果来浙江寻根，我愿陪伴您。香林女士高兴地一个劲点头，说很希望有那么一天。

闭幕式结束，晚饭后赶回首尔。回到宜必思酒店，翻译春香给我发来微信，说卢香林女士问你明天是几点的飞机，她想带诗集带给你。因春香次日一早有事，无法去香林女士家取书，香林女士说让出版社把诗集寄给我。

回到杭州，读到澳门郑伟明先生的诗文《因为诗的缘故》：

“只有因为诗的缘故，卢帝的女儿才在这里相聚。韩国卢香林与中国卢文丽两位女士，皆卢帝后裔，于此诗人大聚会一堂，亦一佳话。”

是啊，相见不易。一周的聚会，诗情与友情共生，血浓于水的缘分，更是难忘且宝贵。正如这个初冬的午后，当我在西子湖畔阅读《2017韩中日诗选集》中，我的韩国姑姑这首诗为《梦》的诗：

“我怀念着人的气息/长长的走廊尽头……/想念着张开双手到处飞翔的/孩子们的声音/我抚摸着/大海的身躯/梦醒时分，我的心/沾满了/湿黏的盐分/大海经常来到我的面前。”

大海来到了我的面前。

偶泊枫桥，爱上枫桥

□木汀

题记：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4月26日，应全国公安文联之邀，第一次来到诸暨枫桥。以诗记之。

偶泊枫桥
这静穆的古风小镇
这水上的安稳小镇啊
一如悠悠的水
无声地润泽万物
她记得金戈铁马的岁月
更记得浣纱女的依恋不舍
所以
她选择在红日照耀的年代
还蜿蜒的枫溪以清静
涤荡人间的棱角

偶泊枫桥
这香榭林间的幽静小镇
细密的树叶在和风中私语
他们憧憬着秋日的枝头会缀满硕果
他们细数着斑驳的屋檐下溢出的欢颜
风雪中他们静候南燕的归来
春天刻下的年轮里深藏着这一方水土的自由、祥和

偶泊枫桥的日子
这里的春雨向我递来无数双温暖的手
它们紧握过异乡人的奔波
它们轻抚过曾经的苦难和纠葛
它们有些粗砺却在掌纹里埋下缕缕阳光
这光会在小镇邻里间随时光传递
随一颗颗上善若水的心灵传递

偶泊枫桥的日子
那浮在江面随波而去的得与失
那悠扬在小镇星空的笑靥
朝夕间
她就成了我的枫桥
我在她的怀里牵起了最初的自己
我在她的眸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爱上枫桥
是因为枫桥一见如故地爱我

